



主办:钱江晚报

作家褚水敖携《钟书境界》揭秘钟书20多年发展之路

这家最美书店曾经向火锅店学运营

本报记者 孙雯

昨天下午1点,作家褚水敖携长篇报告文学《钟书境界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),在钟书阁杭州店揭秘“钟书”历经20多年的发展之路。这场分享会由钟书阁、华云文化和钱江晚报共同举办。

一间书店,有多少往事可以被书写?

褚水敖为《钟书境界》写了近30万字,结结实实的308页。其中记录的,是钟书阁的蜕变和坚守,还有钟书人的努力和坚持。

《钟书境界》的封面正是钟书阁杭州店的内景。实际上,这本书完稿之时,杭州店还在筹备当中。

由褚水敖的书写,我们才知道,钟书的缔造者金浩先生和其他的钟书人当时都认为,杭州店最大的难度首先是在硬件上如何成为“最美书店”——“因为有西湖之美横陈在那里,要在她的身边再诞生美的东西实在很不容易。”

所以,钟书阁杭州店要先声夺人,别开生面。

如今,踏入钟书阁杭州店,我们会发现,金浩的设想实现了。这里的书天书地,构建出了书的“丛林”,不管你是否刻意而为,都会被这有关阅读的“神秘之境”吸引。



都是蜀文化,把竹文化、熊猫文化放进去了。

这几年,钟书阁所引起的关注与探究是复杂的,它交织着经济、文化、时尚、旅游等诸多目光,但对读者而言,钟书阁作为一家书店的本质定义,仍然是人与书在此间的相遇。

所以,在《钟书境界》里,褚水敖几乎采访了“钟书”的所有员工,还原了“钟书”20多年的种种细节与画面,写下了读者、作家、艺术家、媒体人、店员与钟书阁的故事——一家书店此时又不仅仅是一家书店,她身负着这个时代的诸多文化意义。

褚水敖的书写,对于金浩和他的书店也是全方位的“曝光”。比如,金浩曾与褚水敖交流过一本书——《海底捞你学不会》。褚水敖透露,金浩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。

2013年7月8日,金浩在一则微信里要求钟书员工共同关注“海底捞”,探讨这家火锅店的运营方式究竟能不能学,还就此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培训。最终,钟书人找到了“海底捞”的秘密,金浩认为,它的成功有两招:员工价值、客户价值,进一步概括就是:价值营

销。他还让员工看《大染坊》,他觉得这个电视剧也是开书店的借鉴。

读《钟书境界》的同时,也可以读出一大串文化书单。老子、王阳明、星云大师、稻盛和夫……金浩所乘行的知行合一、感恩皆有来处。

“钟书”二十余年,并非一帆风顺。金浩曾与褚水敖讨论阅读王阳明的心得,“最近我刚读过他(王阳明)在《传习录》里的一句话,里头说到人的功夫。他有一句话可以让人想半天,不,可以想一生,就是‘常快活便是功夫’。”当时,书店正遭遇一场风险,金浩用古人的心态稳住了自我。在书店运营的顺与逆之中,金浩一直在修炼着这种“功夫”。

在整个分享会中,他频频说及的词语是“坚持”——这是金浩和他的书店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词,也是每一个人追寻更美好未来的关键词。他以诗化的语言写《钟书境界》也是为了告诉阅读者:“通过努力,通过坚持,通过思想,每一件事都可以做到最好,最美,也就是做到极致。”

褚水敖(右)在杭州钟书阁。

201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,钟书阁泰晤士店在上海开业;三年后的同一天,钟书阁杭州店也开启试营运。

2018年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,5岁的钟书阁,已经成为诸多城市的文化地标。

如今的钟书阁,有一个关键词:“最美”,而她的每一家店,又是“美美不同”。正如2017年12月,在杭州举行的阅读空间高峰论坛上,上海钟书阁副总经理贾晓净说的那样——钟书阁是连锁,但不复制,每家书店的风格都不一样:泰晤士小镇的书店,是书天书地;在江南水乡的扬州,有桥的文化因子;成

携新作亮相杭州晓风书屋,诗人西川这样读唐诗——

我看李白的诗,会问很“八卦”的问题

本报讯 你有没有想过——唐朝的诗人如何创作一首诗?他们也用《好词好句大全》吗?

昨天,在中国丝绸博物馆锦绣廊晓风书屋,诗人西川携新书《唐诗的读法》,进行了一场“我们能向唐诗学习什么”的分享会。

“一旦古人在你眼中变成活人,而不再是早就故去的人,一旦古人的书写不再只是知识,不再是需要被供起来的東西,不再神圣化,你就会在阅读和想象中获得别样的感受。”“身份的打破”是西川的议题之一,他说,“现场感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,当你阅读一首唐诗时,需要回到唐代的‘写作现场’。”

分享会上,西川还带来了他的诗友余刚、王自亮和刘翔,北京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高立志是主持嘉宾。

对于唐诗的阅读,《唐诗的读法》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解方式,那便是从诗人所在的时代入手。

这并不仅仅局限在对诗人的时代背景了解,“和别人比起来,我可能看一首诗,更关注他背后一些‘八卦’的问题。例如,我看李白



分享会上西川(中)与读者交流。

的诗,我也会问很‘八卦’的问题,比方说他一辈子有过多少个女人?为什么李白对女人的趣味这么广?”

“这类问题是一个通道,通向李白写作的开合度。李白的风格里包括了他的出生、钱财、婚姻、性格、阅读量等。这类问题看起来像八卦,但这是对李白诗歌是如何成型的一个综合看法。”西川说,“古人并非高不可攀,我们从当下出发,就会发现前人的政治生活、历史生活、道德麻烦、文化难题、创造的可能性,与今人的状况其实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回到写作现场”的读诗思维,能为诗歌阅读带来许多不一样的理解。

李白的诗歌中为何充满着类似于“云之君兮纷纷而下。虎鼓瑟兮弯回车”的这种幻想?而杜甫的诗中却极少这类对幻想的描写?

从分享会上,可以得到这样的观点——

也许是出于李白与道教的紧密联系,道教的世界观与文化价值观给了李白许多灵感与想象力。而换作出生在河南巩县的杜甫,由于家族和自身经历的原因,杜甫身上透着浓浓的中原文化,与黄土地深深的联系,让杜甫的写作与李白有了区别。

这次分享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现场互动,对于读者形形色色的提问,西川总能接住话题,并抛出有趣的观点。就像诗人王自亮说的那样,阅读西川的文字,总能让人觉得他就坐在那儿,正与你面对面聊着天。

谈及写作的态度,西川坦言,“古今中外,没有文学作品是要让你感到幸福的。积累知识,就是积累悲哀。要是追求幸福,就别读书了,咱就玩吧。如果读文学,一定会遇到不快乐。” 本报记者 章咪佳 通讯员 张旻璐